

□耿占坤

走进三江源 (节选)

洪荒初开

中国古代神话记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那是怎样一番情景呢?如果无法想象,不妨进入柴达木盆地看一看。你会发现天地刚刚剥离,空中浮云仍在上升,地上的尘埃尚未落定,炽热的空气还在回旋,地表伤痕累累,洪荒之下最初物质与元素仍处于混沌状态,一切生命都在等待孕育和诞生。

位于青海西北的柴达木盆地被誉为“聚宝盆”,它的确是青藏高原一只“金饭碗”。但它让我着迷的不是那些金银财宝,而是它的性格,它的豪放不羁的大自然之魂。蒙古语“柴达木”意为广阔的草原(或者是盐泽),实际上草原并不是它的主要构成,在阿尔金山、祁连山和昆仑山的怀抱之中,它有着高耸的山峦,坦荡的戈壁、平原和草场,有大大小小的盐池。这些地貌呈环状地依次由盆地边缘向中心过渡,形成了这片高原的年龄,这年轻记忆着高原于千万年的风雨往事,如果你用心去听、用生命去感受,它就会对你讲述。柴达木盆地有25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两个半浙江省的面积,它的博大是你无法游览或欣赏的。

柴达木盆地总是天高云淡、艳阳高照,彰显着它坦荡无际的奔放和自由不羁的孤独。强烈的阳光,不是让一切清晰凸显,而是消解了事物的轮廓,令人更加恍惚迷蒙。然而在月圆的夜色里,在与它的对话中,我发现了它性格的另一面:温柔与美,以及这美与温柔中渗透出来的野性的诱惑。

戈壁滩仍然保持着天地开辟之后的那种单纯,除了这条孤零零的道路,它几乎不被打搅与破坏。我坐在车窗前,静静地与戈壁对话,领略它野性中的温柔。

天地之间一片空旷,月光像纯净的水一样倾注到戈壁滩上,有一种柔和的、甜甜的感觉。在戈壁滩上一切事物清晰可见。一改阳光与狂风中的暴烈不驯,此时的戈壁滩像一个被母亲爱抚着的婴儿,显得那样温顺和恬静。它表现得单纯悠远,就像一个梦境。一簇簇的骆驼刺和一片片的沙砾碎石一闪而过,发出忽明忽暗的光。大戈壁滩初看起来似乎永远都是一副面孔:平坦而荒

凉,但细看起来并不相同。有的地方被细沙覆盖,平滑有韵;有的地方则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块和小丘,变化多端;还有些地方是良好的土地,但是由于干旱只能生长骆驼刺和芨芨草。大戈壁最让我迷恋的就是它那深不可测的孤独,这孤独存在于它无穷无尽的开阔、开阔、开阔之中。这种无边无际产生一种神圣、产生一种超越,在这里时间并不存在,至少说时间不再流动,它是永恒、凝固的。

野牛沟岩画

野牛沟位于昆仑山脚下,是一个峡谷地带。可以想象,很久以前,在野牛沟河的孕育下,这一带的原野不仅是野生动物的繁衍之地,也当然成为游牧和狩猎族群理想的生息家园。由于气候变化,也许千百年前芳草萋萋、百兽率舞的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但今天,野牛沟仍然是当地牧民的夏季草场。岩画所处的四道沟山海拔3900米左右,相对高度30米左右,东南—西北走向。约略有200个个体形象。从内容上可分为牛、鹿、骆驼、狼、豹、野猪、出行等等。

这些远古文化的精神构成了昆仑山文化有机的一部分,它光彩夺目,犹如日月的光芒洒在昆仑山上。我觉得,这里的岩画与青海湖畔岩画相比,缺乏生动性和故事性,也许它诞生更早,而岩画一幅幅牛驾车的图形,似乎又显得更晚,这是否证明了这些岩画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呢?石头上的藏传佛教经文显然更加晚近。可见岩画中的一切并没有僵硬死在石头上,那游牧与狩猎、那欢呼与祈祷正在人们的生活中继续着。

面对这些岩画,我同样感到它们透出一股勃勃的生命力量,也许这力量并不单单来自于这些物象富于动态与质感的刻绘特点,它还来自这些形象中潜藏着的激情,以及那些线条和图像中时隐时现的某种期待或寓意。岩画告诉了我们一些遥远时代的事物和人们的生活,它更告诉我们一种牧歌时代的文化精神。在这些人物和动物的形象中,在那些已经构成了故事的描述中,我看到冲突中包含的和谐,死亡中张扬的生存,互为依存的拼杀与对抗。

这是生命的终极秘密。

轻轻触摸着这些岩画,那些不灭的灵魂就通过我的指尖微微颤动起来。我甚至能预感到,在某一个黎明或黄昏,在明月繁星或惊雷闪电的呼唤下,这些动物与人将从他们暂时栖身的岩石中挣脱而出,如一群自由美丽的精灵,它们将越过河流,奔向亘古的荒原。也许这正是岩画的刻绘者当初领悟的那种神秘启示,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所深信不疑的那个伟大时刻。

空中的巫师

在一片山野中,岩石绝壁一侧,生长着(或者更准确地说:残存着)粗大的古柏。这里是一个生命的乐园——无论生存还是死亡。我坐在岩石上,目睹这样一幕充满神秘气氛的场景,仿佛自然界举行的一个祭祀仪式。

王者之风。白头金雕像一片云一样飘然而降,稳稳地落在山半腰那块突起的灰褐色岩石上。然后它敛起宽大的翅膀。在这一刻,山间和旷野的风突然止息了,所有流动的风都被它收进了那些闪闪发光的羽翎之下。

金雕就这样站在岩石上一动不动,犹如一位披着黑披风的白发女巫。它微微眯上眼睛,让这世界陷入一片朦胧之中,仿佛大半个太阳都被掩盖起来。我开始等待将要发生的一切。

风和时间也就这样停在岩石上一动不动。在这个静止的状态中,山羊和野兔都感到某种难以忍受的压迫所造成的窒息,它们甚至渴望死神的利剑刺向它们的肉体直劈下来,而不是用这种隐藏在天使面孔后面的寂静威逼它们的灵魂。野兔立起前脚,带着一种祈求般的颤抖仰视山崖,话语被封锁在喉管里,它竖起长长的耳朵,保持着一种十分困难而别扭的姿势,像一尊脆弱的雕塑。我的呼吸也似乎随之而凝滞了。

突然,金雕闪电般地张开眼睛,整个山野被重新照亮。几乎与此同时,金雕用有力的双腿把自己从岩石上弹射出去,迅速向下跌落。但是很快,它展开宽阔的双翼,把所有的风都从翅膀中释放出来。灌木的枝叶强烈摇摆,连紧紧贴伏在地面的野草也瑟瑟

地抖动不止。风把停滞的时间再次推动起来。

生死典礼。野兔发出一声短促的、惊恐得近于兴奋的声音。游戏开始了。野兔知道它已被解除魔法的窒息,并允许为争取辉煌的死亡而奔逃。它开始在草丛、石块和那些不足以藏身的小小阴影间快速穿越。我深深感觉到,蜥蜴、鼠兔、山雀甚至蝴蝶和草丛中渺小得可怜的小爬虫都被卷入了这种莫名的紧张气氛之中,包括我自己。

这时候,在金雕的俯临之下,生命的意义无可置疑地显得明朗、确定而又光彩斑斓,它们因死神的巡视而突然升华。

就在野兔回头张望的那一瞬间,它看到金雕无声地改变了一下飞行的姿态,然后把一双死神的爪紧紧收贴在腹下,携裹着那股足以摇撼山崖的风俯冲下来。金雕雪白的头颈和金属似的利喙在充满阳光的空中划出一道流星般的寒光,迅速地刺向大地。

当阴森而巨大的影子突然笼罩了野兔的世界时,它也同时被那股强劲的风所击倒。野兔甚至放弃了它最后的、也是象征性的挣扎的权利,任随那些钢铁似的弯钩深深地刺穿它的皮肤。

所有生物都在惊悸和绝望的亢奋中发出赞美的叫喊。

我感到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所带来的愉快与寒冷,它流进我的喉咙,然后以一种难以抑制的战栗方式遍布我的全身。

金雕在抬头仰望山崖时,我从它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个非理性的、由不可破解的矛盾之迷所构成的神圣之物。它是生命的光芒极致,又确实是死亡的象征;它充满无限的热情,又的确是冷酷的化身。这空中的巫师!

金雕奋力拍打着两片乌云,并呼喊着它那魔法无边风腾空而去。于是野兔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飞翔在自由广阔的蓝天上。

我是一本书
白天,任由学生阅读
晚上,将我打包回家
朗读给自己的家人

我是一本书
春天,流出一粒种子的声音
秋天,带回来汗水的笑容
……

临别时,张局长过来和他握手,他没有主动把手递上去,可局长还是握住了他的手,并端详了一阵子,他不敢相信这个老师的手竟如此粗糙,手掌上有厚厚的茧子,食指上还有两道裂开的口子,样子有点吓人,局长感慨一声:不容易。他们走后,衣老师来到伙房时,灶膛里的火燃得正旺,倒风不刮了,烟雾也散开了。

一学期结束时,学区召开总结大会,会后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有啥要求和打算,衣老师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不停地咬着嘴唇,看他有点顽皮,校长一下子笑出了声,顺手递给他一张调令,校长说,以前那里老师换了一茬又一茬,都待不久,你最踏实,一干就是五年,也没提过啥要求,让我省了不少心,下学期开学时你到县城中学去报到吧,那里需要一名少先队辅导员。

天擦黑时他回到了学校,随便吃了点干粮,想把他要调离的消息告诉乡亲们,尤其要给老穆一家说一声。但是,当他走出宿舍门的那一刻,却犹豫起来了,自己究竟该说些什么呢,他能说出口吗?夜晚,一轮皓月高挂在天空,大地静谧而悠远,气势恢宏的狼牙山披被绒绒的睡衣,神秘而优雅地横卧在天空与大地之间,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星星,风带着凉意从他身边吹过,他激动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啊!

我不能去破坏这种美,他想。



远去的帆

□冯文超

送别袁鹰老师

99岁的袁鹰老师辞世了,生前他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同时也是一位著作丰富、驰名文坛的老作家。他刚去世那几天,受他帮助和扶持的人纷纷撰文,怀念这位文坛宿著——也是一位可亲可爱的老人。作者大多是文学界的名人,而我则是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却也有着和他交往的一段往事,回忆起来,深感他为人谦和,没有名人的架子,热情扶助文学青年的高尚品格,不禁泪水盈眶,感叹不已。

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宁铁路分局(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当时我们管辖的青藏铁路只修至开通西宁至格尔木段,守护这条铁路西进的铁路职工有两个大本营:格尔木和柯柯。因工作的关系,我走访了柯柯地区,这块昔日荒凉的青藏高原腹地,被铁路职工勤劳的双手建成了一块有着鲜花盛开,欢声笑语的地方。各单位还仿造苏州园林修建了扎根亭等景观,一路采访,我被这种开拓进取、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所感动,连夜写出散文《青藏高原深处》,回来修改一遍,斗胆寄给《人民日报》“大地”文学副刊。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在副刊头条赫然登出,无法形容我当时拿着报纸的欢乐心情,过了一段时间,同事告诉我,说电台也配乐广播了。其实这篇作品只是纪实性强,艺术上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是袁鹰老师从众多来稿堆中发现了我的稿子,认为很有内容,发表了它,我感动得喃喃自语:大地,你容纳了我这一株小草啊!

事隔多年,我在公司编内部文学杂志,斗胆向袁鹰老师约稿,想着这位文坛大家会看得上我们这个小小的内部刊物吗?谁知他很快寄来散文《情系天路》,大气老到的文笔,表达了自己对青藏铁路建成的喜悦之情。同事抢着阅读此文,因为袁鹰老师的《井冈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曾喂养过这些莘莘学子。我们刊物有稿费,但很少,我请示领导,希望破例给这位支持我们的老作家稿费高一点,领导也同意。我告知袁鹰老师时,他立即回信表示不同意:

文超同志,能为青藏天路和你企业文艺刊物尽点绵力,我感到荣幸。如发表小文,请按规定发稿酬,不要特殊。

这使我对他更加尊重。事后多年,我出差京城,终于见到了袁鹰老师,他已经退休,住在人民日报家属院的一栋小楼里。敲门后我自报家门,他高声问:是冯文超同志吗?我答:是我,袁老师!

他和蔼可亲,没一点架子。去之前,我觉得应该给这位文学前辈

带点纪念品,选来选去,就带了一本《青藏铁路纪念册》,他欢喜地翻阅着,说起几十年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看老戏曲家田汉编创的《文成公主》,他说戏里有个细节:公主一行晓行夜宿,走到日月山时,忽然接到长安宫中快马来传母后的诗:病骨难辞瘦,衰颜难耐斑,登楼望娇女,应在暮云间。公主读后大恸,要掉转车马,立即返回长安,在侍从的苦苦劝慰下,才调整心情,顾全大局,继续踏上万里迢迢的远征征程。这个细节,自然是剧作家的精心虚构,却非常动人。谁能想象,在文成公主入藏的长途上,在雪域之间,会出现一条石破天惊巨龙般的青藏铁路?那一天,我们一起感叹着国力的强盛,以及天路建设者的钢铁意志和英雄气概。袁老师说,我年纪大了,要不我真想去一次青藏铁路,坐一坐天路的火车。

分别时,他让小保姆给我们照相合影。

后来我出版散文集《天路小景》,想请袁老师作序,有些惴惴然,觉得他是大家,又年事已高,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让我把书稿寄给他。对这个书名,我有些踌躇,因为里边还有一些写东北故乡的篇章,请教袁老师,他说可以用这个名字,因为绝大部分是写天路的。其中有一篇在《中国铁路文学》发表时,编辑陈志雄是我的朋友,他把标题修改了,我觉得不妥,觉得太通俗。在电话里对志雄表示不满。请教袁老师,他说改得好。我仔细思索,觉得是增色了。在北京开会,遇到志雄,表示了歉意,并说了袁老师认为改得得当。志雄也高兴,还邀我吃火锅一起畅谈。

袁老师序言里对我这些幼稚作品进行鼓励:冯文超的散文特点是平实质朴,不用华丽辞藻,摒弃装腔作势,而是轻描淡写,纯净自然,用真实情感打动读者,每篇文字,都在一两千字之间,最适合报纸副刊和电台播送……

这使我深受鼓舞,觉得以后要再努力。后来,袁老师寄给我他的新作《江山风雨》,扉页写着请我指正的话,这使我汗颜,感受到他热情、平易、谦虚的品格。其实,袁老师不光是创作上,在别的女性也关心我,知道我大学毕业的女儿找工作而发愁,他还找人推荐,虽然最终没能办成,但我心里一直感念。所幸女儿后来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在袁老师年老卧床期间,我多次打电话给他,让他保重,他让保姆代谢并让我保重。如今他远行了,文坛会铭记他,我也深深怀念他——一位名满文坛的著名老作家,一位好编辑、好老师,一位忠厚热情的前辈长者。

注:袁鹰老师的一本散文集名为《帆船》。



□孙永红

我是一本书

“我姓衣,与一三二的一同音。”听说学校里来了新老师,热心的村民过来打招呼,他便把自己介绍给了大伙。从那一天起,他就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一名教师。人们看到他戴着眼镜儿,说话有礼貌,样子很斯文,就纷纷请他去家里坐坐。学校是在半山梁上建起来的,一排房屋五六间,宿舍和教室连在一起,没有围墙。因此,学校的一些活动就显露出来,山上的人们就会站在高台上观看学生做游戏或上体育课,偶尔他们会发出一阵阵笑声。周末,衣老师也会到山下去走走。山下有林场设立的一个卡子,渐渐地他与卡子上的人混熟了,有时跟他们吃顿饭喝点小酒,屋内铁炉子烧得很旺,不断地发出呼啦啦的声音,听起来很美妙,酒足饭饱后的他这时就容易打瞌睡,就斜靠在靠墙的长条木椅上,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想,卡子上的人在他身上撘一条毛毯,让他睡到天亮。

每天,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除了上课还会去动员适龄儿童入学、登记新增人口。衣老师最闹心的事儿就是吃饭问题。这里山高风大,伙房里容易刮倒风,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常常把衣老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从伙房里撵到门外。

周末,有位中年男子来找他,说小外甥回来就哭个不停,要他去帮忙写个东西,衣老师说,自己不会写。那人说,简单。他把衣老师拽到了家里。主人姓穆,他家的炕上铺着古老的藏毯,炕桌上雕刻着花草虫鱼,他说这些都是祖上留下来的。没过一会儿,菜和饭端上了桌,

掌盘的是一位年轻女子,主人向他一一作了介绍,随后老穆的妻子抱着孩子前来问话,他问这就是你的外甥?主人说,不急,吃完饭后再写。那晚,衣老师不仅吃了饭,也喝了酒,没多大酒量的他很快就喝得有些口齿不清了,但他还是没有忘了此次来的使命,后来在主人的授意下写了“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叉郎,走路的君子念一念,我家小儿睡到天亮”的一段文字,字写得龙飞凤舞,老穆连连叫好。后来,老穆来过学校几次,请他去吃晚饭,衣老师都回绝了。他喜欢自己做饭吃,面和好后,他用心地拿擀面杖将面团铺开又卷起,卷起又推开,铺开一案面像一轮圆月,他很自豪。

有一天,衣老师生火做饭,单膝跪地,低头在灶膛口使劲吹,弄得他一把鼻涕一把泪。此时,穆家老二穆灵出现在他的面前。她说,刮倒风,火不会着的,我给你带来了糌粑,放了砂糖,你赶紧吃,过一会儿糖化了就不太好吃。他觉得自己很狼狈,脸上有种火辣辣的感觉,恨不得变成个小东西,一头扎灶膛里去。后来,穆灵又来过几次,渐渐地,衣老师对她有了好感,觉得她不仅漂亮,还热情直爽,脸上阳光灿烂,充满朝气,总能带给人一种别样的温暖和感动。他,好像离不开她了,真的!他想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她听。

当山下草木发芽时,山上还没有动静,好像一切都还处在酣睡的状态,但这并不影响衣老师的心情,越是这样他越觉得美。他,热情饱满,每天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在他们一声声“老师”“老师”的呼唤中他体会到一份荣耀和自豪。

这天,穆灵又给他送来吃的,她说这是阿爸给你的酒、肉,还热着呢,你赶紧吃。

他问她,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东西?

穆灵轻轻咬着嘴唇说:“我——订

婚了。”

啊?衣老师的眼睛开始发红,气喘吁吁,一种针刺刀割般的痛从他心底弥漫开来。穆灵,你可知道我的心啊……

此时的她如一朵绽放在他面前的水莲花。她上身的坎肩花团锦簇,腰间系着彩带,下身黑色直筒裤,有棱有角,脚踏黑色高跟鞋,配上端庄高挑的身材和一副白净透亮的五官,简直就是美的化身!他突然觉得眼前的美,就要离他而去了。

之前,有好些老师忍受不了这里的生活,来了待不长就走了,他刚来不久也有过调离的念头,但每日都是连轴转,他很少有闲暇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慢慢地,他对调离的事就不太上心了。现在,深埋于他心底的那个念头好像又要冒出来了,他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他哭过笑过、忍受过孤独和寂寞的地方!

中午,有的学生回家去,家远的学生自带干粮,他烧开一壶水放在外面,让学生自己拿水杯去喝。这天,他想着要做碗面条吃,很快就擀好了面条,在生火时又遇到了麻烦,柴火燃不起来,只好俯下身子撅着屁股吹,吹了一会儿急不见火苗,好像成心在为难他,正着急时身后传来了一声沙哑的声音:衣老师,饭啥时候能做好呀!他回头,泪眼一望,身后站着一位老者,后面跟着学区校长:“这是教育局的张局长,他来看望你!”学区校长介绍。那天,张局长在学校的周围转了一圈,来到了他的宿舍,宿舍里一张简易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四摞学生的作业本,它们的上面压着用牛皮纸包起来的砖块,显得简约整洁。局长一将它们打开并仔细地看了起来,本子砖块的覆盖下很平整,几乎没有皱的。靠近床头的地方放着几本大学教材,局长也挨个翻了一遍,当翻到一本现代汉语时,局长的目光停了下来,那里有他写给自己的一首诗:

